

# 新时代十年内蒙古文艺评论发展观察

◎ 策·杰尔嘎拉

在新时代十年中，内蒙古文艺评论界对紧跟时代新走势、反映人民新生活的各类文艺作品给予了及时的论评与推介，发挥了褒贬甄别、激浊扬清的积极功能，文艺评论应有的战斗力、说服力和影响力逐步增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进一步彰显。

## 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

十年来，内蒙古文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切实将民族团结主题作为引领“培根铸魂”工程的重要内容，组织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训班等各文艺门类教育培训活动，累计线上线下培训文艺工作者5万人次。组织开展了以“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书法篆刻展、美术作品展等34项具体活动，在内蒙古文艺界树立起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鲜明导向。

十年来，内蒙古文艺评论界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开展多层次的学习讨论，不少文艺工作者发表了学习体会文章。其中冀晓青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推进自治区文艺事业的大发展》、尚贵荣的《文艺评论：走在前头站在高处》、宋生贵的《坚定文化自信，倾心张榜人民的价值理想》、赵海忠的《在学懂学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艺思想方面下功夫》等学习体会文章专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抒怀建言，就文艺诸多问题进行深度阐释。新时代十年，内蒙古文艺评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引下，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推动内蒙古特色文艺批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 强化文艺评论阵地建设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像春风一样吹绿了内蒙古草原，内蒙古迎来了文艺发展的亮丽春天。我区文艺理论评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崭新景象，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文艺理论研究专著、文艺评论集。据不完全统计，新时代十年来，全区共出版蒙汉文艺理论专著、文艺评论集几百部，发表文艺理论与评论文章几千篇。其数量之丰硕，印证了评论队伍的壮大，同时也体现了广大文艺评论者的工作热情。在如此丰硕的作品中，不乏在自治区乃至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优秀成果。此间，荣获全国文艺评论奖、全国蒙古学“朵日纳”奖、自治区“蒙龙嘎”奖、“萨日纳”奖、“五个一工程”奖、内蒙古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等各级各类奖励上百项，有的作品被《新华文摘》《求是》《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刊载。这些文艺研究的前沿成果，集中反映了自治区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评论的最新水平。

文艺评论是推动优秀作品创作的重要杠杆。新时代十年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和内蒙古文联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文艺评论工作，团结凝聚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积极健康的文艺评论活动，极大地提升了自治区文艺评论的水平。创办了文艺理论评论刊物《草原·文艺论坛》，为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评论成果发表提供了园地，该刊开设的“文艺时评”“口述与访谈”“佳作集评”等栏目推出了一批优秀成果，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继续办好文艺理论评论刊物《金钥匙》，为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开辟了专题栏目26期。《内蒙古日报》文艺评论版，为内蒙古文艺评论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内蒙古日报》文艺评论版有针对性地推出文艺评论作品，为内蒙古文艺评论搭建了优势平台。内蒙古文艺理论评论界还持续对内蒙古文学艺术进行深入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通过举办全区文艺评论研修班、文研班，培训了一大批文艺评论工作者，加强了文艺评论队伍建设。连续三次组织自治区文艺评论作品参评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多部(篇)作品获奖，内蒙古文联获得优秀组织奖。内蒙古文联入选全国首批22个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为进一步提升评论工作水平有力地拓展了阵地，延展了平台。

## 培育多层次人才梯队

十年来，内蒙古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与评论人才数量增多、层次提升、结构趋优。内蒙古自治区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以来，特别注重吸纳人才与汇聚团队，到目

前，协会已吸纳会员近500人，形成了一个“年轻”的大协会。会员中有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步入文坛的老评论家，有改革开放后倾情文艺的中年理论家与评论家，有跨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初露才华的青年才俊。有的在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中颇有建树，有的在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影视等艺术门类的研究与评论方面有所作为。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一大批文艺学、艺术学博士、硕士加入了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评论队伍中，成为很有潜力的有生力量。应该说，这个队伍，在过去，为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后也必然会为推动自治区的文艺事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治区文艺评论作者张锦贻、巴·格日勒图、刘成、刘文斌、苏优格、李悦等，虽已高龄，但精力充沛，仍活跃在新时代文艺评论界，写作热情不减当年。自治区较有影响力的评论作者宋生贵、包斯钦、哈达奇刚、高明霞、李树榕、郭培筠等，他们是全区文艺评论战线的中坚力量，他们尊重传统而有所扬弃，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上确立自己的评论方向。

近年来，自治区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博士、硕士评论作者，满全、海日寒、乌日斯嘎拉等才华横溢的文学博士、硕士的加入，给自治区文艺评论界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大大提升了自治区文艺评论的力量与朝气。

让我们在党的二十大精神鼓舞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指引的方向，全力推进新时代内蒙古文艺评论持续繁荣发展，续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篇章！

#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学叙事

——《额尔古纳河右岸》评析

◎ 张文静



额尔古纳河右岸，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陌生而冷清极寒的地带。作家迟子建却以温情诗意的抒情方式讲述了一个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的故事《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具有诗意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文学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首先，从文学性的维度看，《额尔古纳河右岸》以“我”第一人称的手法入手，全篇运用娓娓讲述式的语言特点和诗意温婉的词汇意象，故事讲述行云流水，人物关系脉络清晰，人物形象设计各具特色，文学性的严谨结构与鉴赏价值可见一斑。《额尔古纳河右岸》用隽永文字给读者带来了诸多想象和情景式的体验，使读者领略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意境之美，同时也牵动着读者的心与情感，实现了作者与人物故事对话，而又与读者对话的文学性力量与审美认同。

《额尔古纳河右岸》全书20万字，有很多大篇幅的场景描写，作者运用诗意唯美的语言进行视觉书写。例如中部“正午”章节其中一段文字：“娜拉呢，她最乐意做的就是给布染色。她染色用的是果实或者花朵的浆汁。她用都柿的果实把白布染成蓝色，用红豆把白布染成水红的颜色。她有一块布，是用百合花的浆汁染就的。娜拉采了一个夏天的粉色百合花，把花瓣捣成泥，挤出浆汁，对上水和盐，在锅里足足煮了一个下午……”经过人物“娜拉”的巧夺天工，染成的布如“晚霞”般美好诗意。这样来源于生活真实而精美描写的段落，在书中不胜枚举，于是，美，油然而生。读者对美的共情，油然而生。由此，也不禁令人联想到古典名著《红楼梦》，大篇幅多章节对书籍、饮食、戏曲等门类的描写，从而成就一部丰满的巨著。显然，就这一方面，《额尔古纳河右岸》作者也运用了一种文字语言的深耕，对人物品格各具特长的精心设计，使整部小说丰满而富有张力，可见其匠心独运，达成异曲同工之妙。像伞一样的房屋“希楞柱”、专为生产搭建的房屋“亚塔珠”、放着火种的“桦皮桶”、部落的名称“乌力楞”、驯鹿放养的规律与讲究、嫁衣的制作样式等等，作家把古老部落的地貌、风俗、情感，做了生动而详尽的描述。

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自然万物被赋予了灵性，拥有了和人一样的生命尊严，它们甚至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上部“清晨”章节中就叙述：“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迟子建与自然平等的友善达观态度。驯鹿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绝对是能与人类平等对话的灵兽，文中人物列娜因为病重，尼都萨满用灰色驯鹿的孩子交换了列娜的“乌麦”，这只灰色驯鹿在失去孩子的同时也失去了哺乳的能力，直到列娜的意外死去才重新有了奶和活力；达西的老鹰，在与主人的朝夕相处中培养的感情足以让它愿意为主人失去生命；父亲的猎犬“伊兰”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似乎也很想跟着父亲走，用爪子在林地上刨来刨去，好像是在为自己挖墓穴……”可以说，这些富有灵性的自然生命意象与人的和谐共处，为作家的哲学境界的构筑，为时而困境、时而美好的人类家园点亮了一盏寻回自我的明灯。

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里，自然万物都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独立个体，拥有着生命的尊严。她以“万物有灵论”观照大自然，以生命的眼光看待万物，进而实现对宇宙生命的整体关注，哪怕再微小的生命的意义和尊严也能在她富有诗意的叙述中被凸显。继而回归于人性本身的描摹，和运笔于人性本真的情感诉说，没有对生活生命真实而真正的体悟，就没有生命意义的自觉与珍视，作家根植于敖鲁古雅最后一个驯鹿民族的生活，深入现场，触摸时代背景下的痛点、泪点、兴奋点。作家饱蘸笔墨，满怀深情进行了一场雅正的格物精神的酣畅书写，用看似温软的笔触，进行了一场时而隽永、时而奔放、时而低吟、时而磅礴的叙事。额尔古纳河右岸，像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C小调钢琴协奏曲奔涌流淌而来。自然的、人类的、动物的、历史的、美学的、艺术的，集萃大观。额尔古纳河右岸，是此岸，也是彼岸，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国岸。《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充满深情的理性思维解构阐释信仰，是形而上学、伦理学、诗学的综合，是人类理想和希望的彼岸。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 阅不尽的时代风情画卷

——中国画长卷《万里绿色长城图》观后

◎ 王宏伟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联联合主办的《万里绿色长城图》《万马奔腾图》中国画长卷创作工程是主题艺术创作的精彩作品。两幅长卷分别高2米、长200米，由国内部分知名美学家及部分内蒙古美学家组成创作委员会，承担长卷的整体设计和绘制。



《万里绿色长城图》(局部)。

重处理远近、虚实、疏密、聚散、开合、藏露等关系，在横向展开的画卷中进行布局置位和艺术表现，观众可以随着画家的构思由右向左，从作品的开头逐渐向结尾进行艺术审美上的“游览”，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就是中国长卷绘画创作的典范。

与传统长卷形式不同的是，《万里绿色长城图》视觉开始于左端，随着阿拉善胡杨林的出现，逐步进入到内蒙古12个盟市的不同景致，最终在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的描绘中结束画卷。在这由左向右发展的空间中，创作团队既考虑了内蒙古各地代表性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也思考了如何让这些自然和人文景观更符合中国山水画的创作规律和创作要求，进而最终突出艺术效果的呈现。中国的长卷画，从来不是将需要表现的景物完全摊开，进行简单的陈列来创作的，而是要随着画面情节的展开，对不同的表现内容进行主观的艺术处理，画面既要前奏和“情节”的发展，也要有矛盾冲突，体现对立统一关系和艺术高潮的形象的描绘。也就是说，观赏者站在长卷绘画面前，不会在同一个时间内完全接触作品的全貌，而是要在画卷展开的过程中，逐步展开对画面的欣赏，这就需要作品体现时而平缓、时而急促，时而松散、时而紧凑的不同节奏变化。《万里绿色长城图》的创作显然考虑了在长

达200米的画卷中如何在艺术表达上通过虚实、疏密、聚散、开合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地产生节奏上的变化和体现丰富的艺术语言及艺术形象。该长卷绘画利用了内蒙古各地不同的地貌特征进行画面节奏的调节，山地、草原、林地、湖泊等景观在相对统一的艺术语言中产生了诸多变化，在色彩处理上，展现了内蒙古地区不同季节的特征，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观众跟随创作者的构思开启一次艺术审美之旅。

《万里绿色长城图》是一件典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作品。主题性美术创作往往具有较为明确的创作主旨的规范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在作品面貌上有鲜明的创作导向烙印，强调时代精神和时代风尚，倡导引起观众的集体性共鸣。显然，主题性美术创作是遵循某种文艺创作导向，具有强烈主题目的和相对特定内容的。由此相较，非主题性的美术创作则比较随感而发，更多的是一种即兴创作，缺少了某种特定的导向意义。主题性美术创作不光可以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和革命英雄形象，也可以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和自然风物景象，只要作品的主旨侧重于对社会时代精神的宏观考察与记录表现。

描绘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是“主题性”美术创作，展现时代风貌、记录人民生活、表现祖国河山的作品也是“主题性”美术创作。《万里绿色长城图》就是一件展现时代风貌、表现祖国河山的主题性

美术创作。

中国绘画中有“写貌物情，摅发人思”的审美理想。主题性美术创作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都要体现真实的情感和真切的艺术表达。在创作手法上，主题性美术创作要避免“主题先行”式拼凑艺术形象的影响，也忌讳表现内容的图像化和程式化，要求艺术家们深入生活，把握主题的精髓后再去表现，深刻理解内涵之后再创作，而不是“直译”主题。所以，一条关于主题创作的重要经验就是，只有当艺术家的思想情感与艺术表达处于一种自发的流露，并符合时代审美风尚的要求时，才能创作出杰出的主题性作品。《万里绿色长城图》在正式创作之前，组织参与绘制的艺术家深入内蒙古，了解内蒙古，爱上内蒙古，在体验生活和艺术采风上下足了功夫，同时，经过难以计数的各种形式的研究和讨论，在艺术家的思想深处进行了有效“动员”，从而保证了如此繁复的绘画创作的艺术表达效果。相对来说，与当下一些描绘类似主题的作品相较而言，有的作品没有跳出表象性描绘草原风情的藩篱，有的作品对所选择的题材停留在一概性图解的程度，缺乏艺术上的提炼，缺乏真诚的情感投入，从而无法让观者随着创作者的笔触深入到作品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万里绿色长城图》的创作可以为相关主题性美术创作带来很多艺术审美上的启示。

山水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能体现人文理想的作品形式，中国画家习惯于在山水画创作中尽可能地展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意境。《万里绿色长城图》以延续的、展开的、变化的、流动的艺术观念和方式，在长达200米的巨幅空间中提炼营造，把人们视线从现实生活移向艺术作品，向人们展现了一幅阅不尽的时代风情画卷。

